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父亲年华正好,爱好文学,做民办教师和乡镇文秘之余,经常写一些新闻稿件...



纸上变迁

□马金莲(回族)

生来说,挺贵,除了正式投稿,我舍不得随便用。这时候我小叔叔在乡间教书,送我三个教案本,其中两本是用过的...

走进瑶山村寨,我四处寻找着“红头瑶”,迫切的期待如同一支熊熊火炬,引领我奔向那一簇灼灼的美...



情系红头瑶

□闻冰轮

毛所织,以金丝所绣,质地纯良、做工考究,针脚华美、色泽鲜亮。我情不自禁举着相机一直拍照,她们微笑着,大方地迎接我的镜头...

订、收发、归档以及各种杂事。这时候所有单位都有电脑,电子产品是必需品。大家上班后不再像过去一样看报喝茶聊天...

电脑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,材料几乎全是打印,很少有手写。再后来,用手写字似乎只还是在上学期的学生们的事情...

多年的机关工作经历,让我会操作电脑、打印机、传真机、碎纸机、复印机、扫描仪……办公和写作常用的功能基本上都会...

如今我们编辑校对稿件,更加注重节约用纸,能在电子版阶段处理的问题,尽量不带到纸质版校对程序。这时候我依旧在笔记本上手写我的小说...

场通宵达旦的狂欢。那是瑶族祭寨始祖盘瓠王和庆祝丰收的盛大传统节日。我遥想着一个月前的瑶寨,家家户户宰猪杀鸡,包粽子...

虽然错过了盘王节,但我们终究没错过浓郁的瑶乡风韵。坐在瑶寨的中心,畅饮着甘甜醇香的农家米酒,听瑶家兄弟姐妹咏唱婉转悠扬的民歌...

随即,多姿多彩的舞蹈表演开始了。首先看到的是《铜铃舞》,她们告诉我,这是度戒舞蹈。我从舞姿里看懂了,度戒礼原来是瑶族男子的成年仪式...

我像一名深潜于瑶族文化海洋里的拾贝人,收获太多的美丽珍珠和斑斓贝壳,心中氤氲着瑶山歌舞的浪漫与瑶乡人民的激情...



阿氏

□罗南(壮族)

阿氏的眼睛亮亮的。以前这亮亮的眼睛是收着的,一直到六年后,这双眼睛才亮亮地看向我。

“来啦!”她说,声音低低的,有点羞涩。阿氏40多岁了,什么时候看她,都是羞涩的样儿。小黑小黄从她身后一左一右踱过来...

阿氏在编背篋。破好的竹篋黄黄绿绿地堆在一旁,编好的背篋黄黄绿绿地坐在一旁,编了一半的背篋就在阿氏手上...

巴囊屯竹子多,全是白竹,修修长长的,一大片一大片长在山坡上,长在每一户人家的房前屋后...

阿氏家的楼房,三层高,前后空地铺上水泥,宽敞敞、平展展的,每一个角落都被阿氏打扫得干干净净...

阿氏从屋后推出摩托车,大红色的男式摩托,阿氏跨上去,像跨着一座山,我坐到她身后,双手搭在她肩上...

八角苗种在很高的坡上,路陡,需要双手双脚攀爬。阿氏舍不得拿好地种八角。八角市场低迷好多年了...

常宝是当家人,阿氏听常宝的,几个孩子也听常宝的。阿氏和常宝都不识字,两个儿子读书也不多,只有小妹一路读到大学去...

阿氏觉得自己离省城很远,因为小妹,又觉得自己离省城很近。她从没想过要去省城,那么多楼,那么多车,那么多人...

巴囊屯已经不是过去的巴囊屯了,如今家家户户都是楼房,不做工的时候,就去串门,小娃娃看电视,大人就围坐在一起...

阿氏看过小妹画画,就在村口墙上,长长的围墙,小妹画上蓝天白云、红花绿树,还有背着书包的圆脸娃娃...

阿氏说不清她们一家种了多少亩八角苗,只知道总共有700多株,全都按规格每隔4米种一株...

阿氏把摩托车停到路旁,我们便往坡上爬。一连几天的雨,落在肌肤上,细若万物,只是人的头发是白的...

路几乎是垂直的,人只得弓着身子努力向前,阿氏爬坡快,抬脚踏脚,就把我远远甩在身后。我只觉得身子越来越重...

我站在坡顶,巴囊屯就在眼底,白色的雾挂在山腰,竹林绿得深沉,阿氏家的房子隐约隐现。这个屯,我走了六年...

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来巴囊屯了,我就要调到省城去工作,阿氏还不知道这些,我没打算告诉她。下山的时候,小黑小黄终于赶到了...

Advertisement for 'China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search' (中国当代文学研究) and 'Changjiang Literature' (长江文艺). Includes table of contents for Volume 24, Issue 6, and Volume 12, Issue 12.